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97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海棠花上问春归

□南京 天凌

生活札记

自从两年多前,儿子出国读书,婆母又在脑溢血治疗上花了不少钱,包蕾和郭成夫妻俩就戒掉了好多可有可无的嗜好:郭成不再集邮,也不再每晚喝一两罐啤酒;包蕾不再收集香水与茶具,化妆品也改用超市的开架产品。毕竟,确保孩子顺利求学,确保婆母的康复,是夫妻俩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。

不过,郭成还是发现了妻子的某些变化。从前,每周五,包蕾都要在下班路上专门去一家花卉批发市场,买花回家,她吹着口哨,炫耀口哨中的各种变调,欢快走进家门,把风衣一脱就开始修剪花枝,她也会带回花市上的新闻跟郭成分享。因此,当家里巨大的插花水晶瓶开始蒙尘,郭成心里是遗憾的。

早春,加班到7点,郭成乘坐公交车回家,路上,他发现快车道与慢车道之间,正有园林工人架着梯子,抢在雨水的间隙修剪花树,他便当机立断,在中途下车。他走近一看,原来这好几公里的长路上,种的都是专门培植的海棠树。园林工人听闻来意,很乐意郭成把这些花枝捡回插瓶,他站在梯子上,替郭成留心慢车道上送外卖的电动车,提醒他避让,还解释说:“看到没,我们要把这些海棠树都修建到绿化带的界限内,要是让它到处胡乱支棱,伸展到快车道的那边会刮伤车窗玻璃,慢车道的这边,万一人家忘戴头盔,划伤脸也是可能的。”

交流甚欢,当园林工人得知郭成捡了这些花是要去送老婆,那汉子黝黑的脸上也浮现了笑意。他让徒弟从小皮卡的驾驶室里,拿了一件备用的荧光背心出来,让郭成暂时

穿上。他说:“你不急回家吧,站在梯子上看,往北50米有一株海棠长疯了,按照安全标准,我得把那歪斜的主枝裁掉将近1米,比这些二三十公分长的花枝气派多啦,你等一等我,我把它锯下来给你。”

闲着也是闲着,郭成便临时当了园林工人的助手,与他的徒弟联手清扫,把裁下的花枝赶紧运到小皮卡的后座上,避免散落一地的枝条在黑暗中绊倒骑车人。在清扫之余,他把姿态美好的花枝留着,想象包蕾接过这些花的惊讶表情,以及海棠花枝的影子投射到窗纱上的意境。是的,刚刚停歇的微雨让这些花都湿漉漉的,花苞是深粉色的,花朵是浅粉色的,雨水让淡黄色的花粉沾染得到处都是,很快,郭成的衣袖和衣襟上,都是海棠花湿漉漉的花粉。

终于,那枝疯长的主枝被递到他手里,目测高度竟有一米二,有一半花苞还没有盛开。园林工人挥手让他赶紧回家:“记得斩个鸭子,买罐啤酒再回家哦,都有那么大一枝花了,还能没有酒?”

载着郭成的公交车是向北开的,当车子再一次路过那辆黄色小皮卡时,他使劲向外挥手,随后,他听见背后传来乘客惊讶的搭话:“这么大一枝花,简直是半棵树哦,你是在哪里买的?”

郭成回过回头,看到了陌生老妇人笑盈盈的脸,不知为什么,他立刻从另外抱着的一大捧花枝中,抽出两三枝递过去:“园林工人送的呢,也分您两枝,一同赏花。”

梨花带雨情未央

□安徽庐江 宛小红

四时有景

春天是一场花事的舞台,你方唱罢我登台。杏花谢了,桃花开,桃花谢了,梨花开。

四月初,梨花极尽清丽,要把最后的脱俗淋漓尽致地演绎。

喜欢梨花,更喜欢雨中的梨花,总觉得雨中的梨花别有一番意境和韵味。天公还是善解人意的,仿佛收到了我心中发出的讯息,那天,轻轻地释放出一片片鱼鳞般的乌云,将四月的暖阳密密遮住。随着一缕缕清风,一丝丝小雨从天而降。早知我有此意的摄影朋友做了点小准备,便一起驱车前往雨中的一片万亩梨园。女人天生爱美,穿上一袭乳白色的绣花长裙,我要去梨花中当一回梨花仙子。

梨园位于夹山麒尽头右侧,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两边栽满形状迥异的梨树,成片的梨花正朵朵盛开,远看像是织女绣就巨大的白色手帕遗落在人间。雨落梨园,有轻轻的沙沙声,似蚕吃桑叶,若情人喁喁絮语。遒劲的老枝上一朵朵梨花含着雨珠,在微风中摇曳生姿,楚楚动人,恍若从远古时期缓缓而来的女子,让人心生怜爱。细雨霏霏,地上有片片落花如雪铺盖,虽有一园的诗意,却也不免让人有些伤感: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渠沟。”古有黛玉一把花锄垒香丘,回首今朝已无葬花人。喜欢文字的人都善感,但这样的神似江南烟雨的梨园意境又让人心安。在雨中撑起一把伞,走近梨树,用手轻轻

地抚摸着花瓣。娇小的花瓣柔软、细腻,像是柔滑的丝绸,又似雪白的肌肤。仔细观看,上面沾满了极其细小的雨珠,似美人脸上滴滴的泪珠,白色花瓣上晶莹剔透的雨珠,有一种旷世的绝美和出世的风仪。将脸贴近她,一缕淡淡的清香似有似无地在鼻翼间游移。“冷艳全欺雪,余香乍入衣。”我没有古人的宽袍大袖,自然装不了这样的香气,只能深深地呼吸,将她的清香收进我的肺腑里。

历代诗人钟爱梨花,留下了很多描写梨花神、气、韵、致的诗篇。像黄庭坚的“梨花满树胜似雪,独自飘零无处言”,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的那两句“玉容寂寞泪阑干,梨花一枝春带雨”更是以花喻人的千古绝句。

四月,雨中的梨花将至末期,花瓣随风纷纷落下,俯身拾起一朵拈于指间:花开终有期,一阵失落之情油然而生。但是细一想:若这梨花不落,又哪来酥酥脆脆的梨果呢?花开是诗意,花落是生活。

“嘿,发什么愣啊?”朋友打断了我思绪。调准镜头对着梨花拍照吧,且把这场春雨中梨花最后的美定格吧。

朋友们继续在雨中拍摄,我独自撑着雨伞,徜徉在这雨中的梨园,心里有丝丝涌动,有淡淡的惆怅,也有着浅浅的欢喜。就像林徽因说的那样:“记忆的梗上,谁没有两三朵娉婷,披着情绪的花无名地展开?”

红樱桃与佛手瓜

□南京 李泳

烟火人间

每年一到四月,小区附近的菜市场里就有一些新气象,其中最夺人眼球的,就是那一篮一筐垫着叶子的樱桃了。见此情景,妻子顿时来了精神,她兴奋地拿起手机,逐一告知经常与她一起玩的姐妹们,不无夸张地催促道:赶紧买赶紧吃,只有几天时间,很快就下市了。

樱桃,这个词的温软婀娜之意难以言传。犹记小时候,在我家的那个小院子里,曾经种有一棵樱桃树,然而每到收获季,我与家人却往往吃不着果实,因为樱桃刚刚一红就被飞鸟吃光了。不过彼时被鸟儿吃掉这些酸酸甜甜的小果子,我们似乎并不怎么沮丧,想象一下鸟嘴与樱桃之间那种窸窣窸窣的感觉吧,太般配了。世间有些东西仿佛天生就是绝配,比如,樱桃与小乌,胡萝卜与兔子,玉米与鸡……

昨天,我与妻子去菜市场,选购了一点儿樱桃和另外几样菜蔬,要走的时候,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冲我和妻子道:“老哥、小妹儿,买点佛手瓜呗。”我家今春也还真没有吃过佛手瓜呢,妻在他一再鼓噪下当即果断地说,好吧,那就尝个鲜,买两个回去清炒一盘。

佛手瓜,既可以当菜,也可以生吃,但人们很少拿佛手瓜生吃,通常都是入菜用的。

我家做佛手瓜向来都是清炒,热油里放下几颗切成丁的泡海椒,不等其煎糊,就把切成

片的佛手瓜放进去,几铲之后放一小撮盐,再几铲后,起锅盛盘。这盘小菜特别爽口,色彩也亮丽,淡绿色的瓜片中点缀着几颗鲜红的泡海椒,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,唇舌生津。

泡海椒真是神奇的东西,妻的老家在四川,当地人家一般都常备,选用的是地产“二荆条”红辣椒,泡在泡菜坛子里随用随取。鱼香味型的菜都离不开泡海椒。妻还特别喜欢清炒蔬菜时放几颗泡海椒进去,据她说,那样一来可以提味,二来亦可添色。

果不其然。当妻把清炒佛手瓜端上餐桌,旁边是一盘先前洗好的还特意留了几片叶子做陪衬的红樱桃。两盘“红配绿”看着真是让人心生欢喜:一是淡绿里点缀着几颗鲜红;二是殷红中铺垫着几片油绿。由此忽然想起此前许多年都不明究竟的一句南京俗谚:“红配绿,丑得哭。”绿,在老南京话里发“LU”这个音,所以感觉这句俗谚很押韵。这“红配绿”是多么惊艳、多么热闹、多么养眼的一种色彩搭配啊,一看便会让人通体即刻生发满满的元气,笑着欣赏还来不及呢,干吗要哭呢?真有趣。

是啊,我们在忙着生活的同时,记得去欣赏、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一些小细节,小情趣,挺好。

我的两本俄语课本

□南京 徐廷华

岁月弦歌

“书是青山常乱叠”,我每隔三五月会将书房的书报整理一下,使小小的书屋始终充盈着书卷气。那天收拾整理时,不经意间翻到64年前的两本俄语课本,那泛黄的封面上,“俄语”两个大红字历经岁月风蚀已变成了铁锈红,两个娃娃坐在向日葵前读书的画面还清晰可见。版权页上印有: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,1960年5月第一版,定价8分。

记得2013年的春天,一家都市报有个“老物件”栏目,我自报“家门”,有两位记者来采访,写过文字,报上还晒出我举着两本俄语书的形象。这次看到又过去了11年,前几年家里装修时仍不忍处理弃之。我翻阅着,想起我年少时那段离现在很遥远的记忆。

1960年夏,我由莫愁路小学毕业,考入南京市第五中学。暑假一结束,我背起书包,跨进这所颇有名气的学校大门,穿过篮球场,走过长长的林荫道掩映的一排排教室,来到我的初一(乙)班报到,开始我人生又一个新阶段的求知学习。

初一除了语文、数学,新增了一门主科:外语。外语主要是学俄语,且每星期都像语数一样要上五六节课。我们唱着苏联歌曲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看着苏联电影《丘克与盖克》《卓娅和舒拉》,读着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《海燕》……

几个星期后,班主任召开班委会,或许因为我在小学时是校大队委,又有“三好学生”的“桂冠”,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,被提名担任班长和俄语课代表。

自此,每逢上俄语课,教我们俄语的余尚志老师一出现在教室门口,我即用俄语高声喊道“起立”,接着全班同学站起后齐声用俄语说“老师好”,站在讲台中央的余老师,随即深情地也用俄语向同学们说“同学们好”。然后我宣布“坐下”。这成了我每上俄语课最激动人心的序曲。

渐渐地我爱上了俄语课,俄文书写得很漂亮。有次全校举行俄文书写比赛,我获得初中二年级的一等奖,被奖励一本《中俄常用小词典》。看着张榜在橱窗里获奖者的名单,我心里激动异常,久久不舍离去。每次俄语测验、考试,基本都是满分,位居全班前茅,比我的语文数学成绩都好。后来位于中山东路新华书店旁的中苏友好馆是我常去的打卡地,我在那里看苏联画报,画上的名胜古迹和一座座教堂式的建筑吸引着我的眼球。不认识的俄语单词,就从书包里取出《中俄常用小词典》查阅、对照。平常见着俄语老师,都学习着用俄语与老师交流,由开始的结结巴巴到通畅流利。老师说记忆力强,常为之受宠若惊。

有热爱就有向往。年少的我萌生出长大后当一名俄语翻译的梦想。然而,梦的幻影还没形成,1961年,父亲去世了。那一年我还不满15岁。这年的9月新学期开始,原本进入初二的我依依惜别同学,辍学进了父亲的那家工厂。

那两本俄语课本成了我永久的珍藏。生活常常给予我机会,2018年的仲春,我和妻子赴俄罗斯旅游。去了莫斯科、圣彼得堡,走进冬宫,漫步红场,瞻仰新圣女公墓,还在夕阳中伫立涅瓦河畔,看波光粼粼的河水摇曳着金光,心中激情满满。临离别的那天晚上,我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家商店,买了两本邮册带回国。当第二天机身向上猛地翘起时,透过机舱的舷窗,鸟瞰渐渐模糊的莫斯科,渐渐远去的俄罗斯土地,我忽然挥手脱口说出一句俄语:达思维但雅,莫斯科(再见,莫斯科)。

三块钱一个馒头,一个馒头吃出的幸福,一般人不大能够理解。

泉泉儿六十几岁都靠着妈妈生活,他的兄弟姐妹都有第三代人,只有他,从小就有点儿呆,没上过学,也没相过亲。

妈妈一直拿他当小宝宝,上街下岸都带着他。以前是妈妈牵着泉泉儿的手,一路不放,生怕在人群中走失,现在是泉泉儿拉着妈妈的手,怕妈妈在人潮里摔倒。泉妈曾多次感慨,生他的人不呆,养他的人也不呆,不懂泉儿怎么会呆的。

泉泉儿脸蛋长得不好看也不算丑,一眼看上去不神气,再看一眼就显出了呆形。他身材魁梧,有力气,日常以帮果园老板挑粪施肥为生计。老板也不算个好老板,给的工钱打5折。有活计干的当天,就能收获几张小票子,一到家就交给妈妈保管,他身上从来不放钱。因为从来没有放过钱,也不知道要把钱放在身上,没有人告诉他身上放钱有什么好处。

他的生活非常简单,有交集的人,一年不超过十个,去街上混热闹遇见的人不算。他挑老板的粪,浇老板的树,拿少许自己应得的工钱,日子过得蛮定神的。

泉泉儿挣的工钱不多,但可以维持娘儿俩极小的开支,基本是花费在买馒头上。生活在果园附近的人们,经常看到一对母子在沿街漫步,他们手拉着手,晨曦下,有他们;夕阳下,还有他们。一路吃着馒头,时而大笑,时而微笑,时而相视一笑,他们的欢乐在空气中弥漫,是属于这对母子的独特情调。

当泉妈第一次见到泉儿时,心底是不是就种下了幸福的种子?别人无法定义这每一个瞬间算不算幸福,不过,可以启发另一种理解:幸福是需要比较的,因为它没有标准,也没有止境。

泉泉儿的幸福

□如东 小羊

街头巷尾